

https://farid.ps/articles/remembering_rachel_corrie/zh.html

雷切尔·科里：一盏不屈的光

2003年3月16日，在加沙地带南部，大地在一台推土机下颤抖——而它面前站着一个23岁的美国年轻女子，身穿橙色安全背心，手持扩音器，高声守护一个家庭的家园。她的名字叫雷切尔·科里。

那天，她独自站在沙地上，但灵魂并不孤单。她心中有与她嬉戏的孩子、喂她吃饭的母亲、邀她进入生活的家庭。她相信自己的存在能拦住机器。它没有。当它前进时，碾碎了她的身体。但它无法碾碎她所代表的一切。

雷切尔·科里并非仅仅死于推土机的重量。她死于**不公的重量**——她挡在它的路上而死。

一位见证者的诞生

雷切尔·艾琳·科里 (Rachel Aliene Corrie) 于**1979年4月10日**出生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——一个雨水、森林与静默政治良知的所在。童年时，雷切尔便能感受到他人的负担。她早早且频繁地提出大问题。十岁时，她宣布目标是“终结世界饥饿”。她没有长大脱离这个理想——她更深地投入其中。

在常青州立学院，她学习全球发展、文学与政治理论。但雷切尔想要的不止是理论。她要面对面直击不公。当她得知巴勒斯坦人民在军事占领下的苦难——家园被毁、边界被封、梦想被粉碎——她不只是研究这场危机。**她去了**。

2003年1月，雷切尔作为**国际团结运动 (ISM)** 的一员抵达加沙——一个由巴勒斯坦人领导的非暴力运动，欢迎国际活动家进入被占领土的核心。

在那里，她的心找到了使命。加沙也获得了一位女儿。

加沙：她良知的脉搏

雷切尔不只是观察加沙——她**走进了它的生活**。她住在**拉法**的人民中间，这座城市被围困与丧失所伤。她寄宿于面临拆毁威胁的巴勒斯坦家庭。学习**阿拉伯语**，帮孩子做功课，与邻居分享面包，走在坦克阴影下的尘土街道。

拉法人民不是把她当客人，而是当自己人。他们亲切地叫她“**拉莎**”，她不保持距离。她坐在哀悼帐篷里。为母亲们提购物袋。在被推土机毁坏的田地里与农民并肩而立。她的存在不是象征——是**真诚的**。

她在给家里的信中描述无法忍受的不公——以及世界无法忍受的沉默。

“我正在见证这场慢性、阴险的种族灭绝，”她写道。“我也在发现一种我从未认为可能的坚强与慷慨。”

雷切尔明白团结不是口号——是牺牲。她已准备好献出。

最后的站立：一位永恒的见证者

2003年3月16日，雷切尔·科里站在拉法纳斯拉拉家族的家门前。她曾与他们同住、同桌、共眠于同一屋檐。那天，以色列军队派出一台卡特彼勒D9推土机拆毁他们的家——如同加沙数百其他房屋一样。雷切尔站到前面。她穿着鲜亮的橙色背心，用扩音器大喊，在开阔地带清晰可见。

机器前进了。没有停下。退后时，雷切尔的身体躺在下面——被碾碎、失去生命，但永远转化为不朽之物。

以色列当局扣押了她的遗体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施加了第二次、更安静的暴力——这次是对她家人的。不尊重他们的权利或悲痛，以色列官员未经家人同意对雷切尔的尸体进行尸检，随后火化，只将她的骨灰归还给奥林匹亚的父母。

雷切尔的母亲辛迪·科里后来在以色列法庭和国际采访中作证：

“他们从未就尸检咨询我们。告诉我们必须在释放遗体前进行，但没说何时、何地、由谁，或我们的意愿将被忽视。” — 辛迪·科里，2010年海法地区法院证词及2015年采访

这最后的羞辱，没有关怀或同意，仍然是她死亡不公中的令人不安的一章。它剥夺了家人最基本的权利——以和平、祈祷和陪伴照料女儿遗体。

但在加沙，她的灵魂被有尊严地纪念。在那里，雷切尔没有被默默安葬。她被尊为沙希达，烈士。在拉法文化中，在她为之而死的家庭眼中，她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地位——不是通过暴力，而是通过为生命献身的牺牲。

拉法人民举行了象征性葬礼。他们用巴勒斯坦旗帜包裹她的照片，将她的记忆带上街头，诵读《古兰经》经文，几个世纪以来回响于为无辜者而死的烈士：

“绝不要认为那些为真主之道而阵亡的人是死的。不，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活着，得到给养，为真主从他的恩典中赐给他们的一切而欢欣，并为那些尚未加入他们的后继者[将殉道者]带来喜讯——他们将无恐惧，也无忧愁。他们得到来自真主的恩典、恩惠以及真主不会让信士的报酬落空的消息。” (《仪姆兰的家属章》3:169–171, Sahih International)

尽管雷切尔·科里不是穆斯林，沙哈达的精神——直至死亡拥抱真理——在她身上完全活现。她的殉道不仅被加沙人民接受；它被神圣化。她的名字加入了为正义、尊严与他人献出生命的圣者名单。

一个不会忘记的家庭

雷切尔的父母克雷格与辛迪·科里本可以封闭在悲伤中。相反，他们带着目标向外。他们创立了雷切尔·科里和平与正义基金会，不是过去的纪念碑，而是对未来的承诺。

他们站在法庭、政府与大学面前——为女儿和她所站立的人民要求正义。2012年，以色列法院裁定她的死亡为“意外”，免除国家责任。但克雷格与辛迪的使命从未动摇。

至今，他们亲自参与捍卫巴勒斯坦权利，放大被沉默的声音，走雷切尔走过的路，并体现她为之而死的真理：正义不属于自己一个国家、一种信仰或一个民族——它是普世遗产。

他们的女儿没有失去生命。她献出了生命，自愿地。

她留下的光

雷切尔·科里的名字如今活在加沙各地的壁画中。学校以她命名。孩子们被教导那位在美国人，在几乎无人这样做时为他们站立。她在诗歌、电影与守夜中被纪念。由她的信件与日记编纂的戏剧**My Name Is Rachel Corrie**让全世界观众泪流满面。

但她的真正遗产不在艺术或记忆中——在他人心中唤醒的活生生的良知。她激励了数千人质疑自己在压迫系统中的角色，与被占领与流离失所者团结站立，并记住即使是一个人，若由真理引导，也能站在不公之墙前。

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，雷切尔·科里不是象征，而是**姐妹**——她的爱跨越海洋，她的牺牲将她与正义世代相连。

结论：无法被沉默的见证者

二十多年过去，雷切尔·科里的名字仍在回响——在难民营、教室、抗议与祈祷中。她不是士兵、外交官或政治家。她是人——无畏、有原则、充满爱。

她不是为自己来到加沙。她为他们而来。并留了下来。

“谁救一条命，”《古兰经》宣告，“就如同救了全人类。”（《宴席章》5:32）

雷切尔·科里试图救许多人——不是用暴力，而是用她的存在。她未被恐惧沉默。她未在压迫的引擎前屈服。尽管她的身体被摧毁，她的见证完好无损。

雷切尔·科里未曾离去。

她活着——在记忆中，在灵魂中，在每一个追随她的勇敢行动中。她在她的主那里活着，与烈士们一起，为她走向的光而欢欣。

她站立、倒下、升起——**永远**。

参考文献

- Corrie, Rachel. **Let Me Stand Alone: The Journals of Rachel Corrie**. 编者: Cindy Corrie 与 Craig Corrie. New York: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2008.
- 《古兰经》。译本: Sahih International. 吉达: Abul-Qasim Publishing House, 1997.
-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. “**Remembering Rachel Corrie.**” 声明与目击者证词, 2003.
- Human Rights Watch. “**Israel: Investigate Death of American Protester.**” 新闻稿。2003年3月17日。
- Amnesty International. “**Israel/Occupied Territories: Death of Rachel Corrie Must Be Investigated.**” 公开声明。2003年3月18日。
-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(UNOCHA)。 “**Rafah Demolitions: Overview and Humanitarian Impact.**” 加沙地带实地更新, 2003.
- Corrie 诉以色列国。海法地区法院判决。案号 371/05。2012年8月28日。
- 以色列最高法院。Corrie 诉以色列国上诉裁决。案号 8573/12。2015年2月12日。
- Rickman, Alan, 与 Katharine Viner, 编. **My Name Is Rachel Corrie**. 伦敦: Nick Hern Books, 2005.
- Rachel Corrie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Justice. **使命声明与公共倡导材料**. 奥林匹亚, WA, 2003-至今。